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

草坤曰不韋雖衰
譎而太史公文詞
甚美蓋本戰國策
云

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
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
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
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

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
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 往來販賤賣賈

按此往來販賤
賣賈為下文奇
貨可居根本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賈賣也○
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
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曰名柱後立
是為孝文王也

安國君

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

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常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

質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也。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日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五百金為進用，宜依

小顏讀為費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常

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常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王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常曰：今力田

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

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故往說之。乃

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矣，君知之乎？君

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賢者，而駿馬

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

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

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

請聞其說，不常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孫有承

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曰：山陵崩，子孫立，士倉用

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

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

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乃往見子楚，

曰：諾。入說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

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乃大吾門。呂不常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

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常所言之意，遂與密

茅坤曰：叙不常之謀，立子楚如手拈談。

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謀深語也

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

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

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

又居中不甚見幸又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

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及諸

子曰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

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

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

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

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

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

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

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一句子謂養之

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

志

志

志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

董份曰。念者非真念也。不韋知有身而佯怒以念耳。

余有丁曰。政生踰期。天奪贏祚也。

王維慎曰。不韋賣秦與春申君。實楚絕類。

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次女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夢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夢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真母。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京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云：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夢

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

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

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

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歿。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

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歿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歿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歿之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

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

閔如霖曰：將叙呂氏春秋。先提是時一段。何等原委。

呂不韋乃使其客

按班固藝文志
孫卿子三十三
篇列之儒家呂
氏春秋二十六
篇列之雜家雜
家者兼儒墨合
名法非純于儒
也
楊慎曰懸金市門
無能增減一字者
蓋畏秦勢然耳楊
雄乃云恨不生其
時手載其金而歸
于雲老不曉事如
此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

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以為備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

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

十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

毒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

正義曰以桐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

木為小車輪

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

曰腐音輔謂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

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

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

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

雍縣南七里嫪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

毒嫪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毒舍人千餘

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

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

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

按此徒官居雍
即下文所遷者

雍縣南七里

秦都大鄭宮

正義曰秦孝文王陵

在雍州萬年縣東北

索隱曰芷音止地

按此事類彙里

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芴當

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二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

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

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主即夢以子為

後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賢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瞑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嫪人子何敢

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

寔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

詞義說苑作嫪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寔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

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

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

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

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并好皇紀說秦王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

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

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

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醜彪曰不常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歟
圖贏而奪嫡立庶
秦國之不亂敗者
幸也以此得贏而
飲酖于蜀於是知
有天道矣

而歿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常冢在河南洛陽北印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常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常嫪毐皆已歿
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諱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徐廣曰一作芷

太史公曰不常及嫪毐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常

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常封此贊人之

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

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正義曰斬

賈也曰呂不常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寵既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年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

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常由此絀矣孔子

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常釣奇委質于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謫懸金作

富賈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

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

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

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乎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漢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竝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

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

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桂也。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也。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首比劉氏云短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

茅瓚曰既許侵地
遂北面就羣臣之
位此其不可及處
閔如霖曰非投七
首數句則沫直
簾勇人耳

茅坤曰先直言子
肯知光欲殺僚後
乃言其故又直敘
下不言初
余有丁曰外事謂
伐楚
王維楨曰光之父
以下却逆序光有
內志之由變化顛
倒不拘常法

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
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
也又不記其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行事之時也
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
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
曹沫曰

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
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君其圖之桓
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

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
遂割魯侵地曹沫又複撰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其後百

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
傳作鱖設諸地理志臨淮有
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

員父兄皆歿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
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

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
言其將

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
乃進專諸於公子

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三人次曰餘祭索
隱曰

曰祭音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次曰季子札
側界反

卷之六

閔如霖曰只三句
包主多少

史記卷八十一 東夷列傳

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
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歿。傳餘祭。餘祭歿。傳夷昧。
夷昧歿。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
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
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
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歿。
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
云十二年此云九年竝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
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
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
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
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

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
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
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
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
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
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

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
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
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
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
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慙王
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

史記卷八十一

三

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

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而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

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進吳。

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

僚立歿。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重份曰見專諸能于陳眾中刺僚。闕如霖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星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炮。○正義曰。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

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

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

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去而事智伯。索隱曰

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智伯甚尊寵之。

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

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

陸瑞家曰智伯平生無一長可取。然亦能得豫讓。按無所知名。便是以眾人遇我。甚尊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為下文讓言張本。

董份曰飲器決非
盛酒死骨人所諱
者何以酒乎蓋深
怨而辱之為澆器
耳

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
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
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

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
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
漆其頭以為飲器
索隱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澆器耳
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柶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柶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竝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澆杯故也○
正義曰酒器也每賓會設之
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以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

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

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

國策亦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

作厲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使形

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

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

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

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

也

茅坤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何孟春曰柱厲叔歿言敖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媿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矣而必曰將以醜將以媿非賢者之言也

茅坤曰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寫此光景

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媿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有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歿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

也當伯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移其休劍之歿也庶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无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悼上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何孟春曰士之為人所能變者讓視二主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去執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凶何以當其所遇執皆不可以言士

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歿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

金履祥曰智伯雖
滅亡無後然如開
如寬尚據邑未下
也以讓之勇豈不
足以與復智伯執
而願死于刺客之
靡耶邵子云死事
易成事難若讓者
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國
策
按聶政之事乃
嚴遂而弑哀侯
乃韓嚴故太史
公削去策中併
中哀侯一段
按政一刺客之
流然知愛親敬
姑故太史公次
其事首以母姊
二字作骨始辭

仲子者以老母
在也繼從仲子
者以老母亡也
終皮面決眼者
慮禍及姊也通
篇只以母姊纏
綿著其孝友志
歸仲子知人極
得要領非太史
公筆力政之心
事孰能表暴至
此

身坤曰兩目字有
生色

略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歿之日

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

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

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

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

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

比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

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與韓相

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

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嚴仲

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

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

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

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

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

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

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鄭以養

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

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

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

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唐順之曰收此一
段乃見聶政心事
重份曰此教言戰
國第一等文字也
不知當時屠者亦

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帝昭云古者名男子
為丈夫尊大姬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夫人
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
毋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
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
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繁今乃卑下其
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
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
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
毋存不許友以歿嚴仲子固讓聶政竟
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
政毋歿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鼓乃以屠而嚴仲子乃
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乃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

解作此語

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
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
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
幸而毋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
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
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
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董份曰刺客傳如
韓政獨行杖劍至
韓即一言可見其
氣如荆卿歌易水
之上就車不顧只
此時儒士生色
又曰直入奮擊頃
刻事成雖凶其身
勇亦著矣

王平曰太史公傳
刺客不得不鋪張
之而于年表則書
盜殺韓相俠累獨
得春秋筆法

茅坤曰兩莫知處
思致極工

劉辰翁曰聞人有
刺韓相四句語甚
纏綿詳悉末乃用
嚴仲子知吾弟一
句斷之斬截之甚
又繼以立起如韓
之古而死者果政
也緩急起伏宛然
當時氣象

按此處錄化同
策文自豪爽

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
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穎川陽翟衛
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

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
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

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
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

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

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
殺韓相俠累名傀戰國
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
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
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
刺其面皮欲令人不
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
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歿。韓

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
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

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

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榮○索隱
曰榮其姊名也戰
國策無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

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
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

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歿者果政也。伏尸
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

卷之六
英

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歎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歎猶復也為人報讎歟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

董份曰政犹春秋問刺客常事然以謂烈若姊則尤奇故叙次其事令人撫劔于數千年之下犹若欲嗟者

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茅坤曰此一轉有餘音嫻娜之態鮑彪曰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

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剗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憂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為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歿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政心事索隱曰濡潤也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歿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

使其受知明主矣
將相則其所成就
豈不有万万于此
者乎哀哉

凌約言曰荆軻叙
傳歷七如在目前
詞意嚴密慷慨無
毫髮遺恨

按此傳叙燕多
慷慨之士因荆
卿而波及田光
樊於期高漸離
輩其一時意氣
所激而成風歟

按此以行文而
叙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
寫荆軻快處與蘭
和如韓信同
按太史公次荆
卿之刺秦王也
既先以蓋聶魯
勾踐之短卿者
發端而未復結
以魯勾踐之言
曰惜哉其不講
於刺劍之術也
則其不滿荆卿
之意可想見矣

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
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
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
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也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
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

亦別記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

異聞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
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

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而之燕燕人謂之
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呂氏劍技曰持短

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

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

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荆軻嘗游過榆次正義

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蓋聶怒而目

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

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

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

之也正義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

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魯句踐怒而叱

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

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

如字○正義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

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按全以問答代敘事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秦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

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

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

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

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

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

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

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

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

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

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

史記卷六 荆軻刺秦王 索隱曰振

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文媾諸兩

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

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

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

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

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

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

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

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

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

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

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足結反蔽猶

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

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

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

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

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

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俛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

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

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

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

按烈七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竟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按此叙語言并見敘事高儀曰其死非為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

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

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

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

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歿。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

已歿。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

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

謀也。今田先生以歿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

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

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

與前田先生定句相應

丹燕王熹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誘之以利。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荆軻也。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願秦弄陽一咲。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

茅坤曰荆軻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荆軻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

不坤曰荆軻請樊
期頭一節愚竊
人情也當時

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
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駟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所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

必輒與太子陰取
之而好事者飾奇
或戰國慕俠節者
為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得
人一頭其發語如
是不容人不刻骨
而伏劍也

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
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
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
其袖右手提其匈徐廣曰提音張鳩切一作抗○索隱曰提謂以劍刺其匈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
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徐廣曰搃一作搃○索隱曰搃音烏華反搃音烏亂反字書作寧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

董份曰叙七首續
七亦借荆卿之虛
發也

董份曰以十三歲
之童子以輔行卿
亦疎矣
按卿既欲有所
待矣丹廼強之
使行而卿亦竟
從其強幽芥如

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
不可忍心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劉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

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

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

謂男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索隱曰焯染也音

染劍也以沾濡絲縷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歿者言以七首試

便立歿也乃裝為遷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

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是安得不取敗
哉

茅坤曰何寺墓寫
何寺風神
董份曰現此景象
于載猶令人悲憤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

遷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遷往而不

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畱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

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滂沱又前

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

茅坤曰一時倉卒之變摹寫殆盡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效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

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

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

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

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

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太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子云荆軻拔匕首擿秦王。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狀其創死而慷慨之意

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况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葬陽下落亦太史公東各處

王世貞曰荆卿之策下矣雖然燕不由也范雎之策工也雖然秦王不由也

漢蓋鐵論曰荆軻懷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八八七首不足恃也

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貴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

左右既前殺軻

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茅坤曰未復附高
漸離一着以為曲
終之奏
董份曰柯傳有離
即政傳有姊皆天
下絕奇也故置聲

行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

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

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

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

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云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

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鶚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二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

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

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

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索昭云古名男子為

丈夫尊父姬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故言進是也

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

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

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

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

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

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

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

上維楨曰傳內蓋
語兼句踐高漸離
出光朝武於期蒙
嘉夏無且凡八人
安置先後咸有脉
絡不可缺一

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

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

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曾勾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

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

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

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

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

董份曰以勾踐之言結傳未見軻之劍術未及不然當遠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廢而擲之何其疎也

黃震曰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執其所請志而足稱過

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厠勿頸申寃操袖行

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

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

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

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亾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亾一死區區尚足校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秦于燕太子丹此兩入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楊維禎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已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爲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已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爲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歿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况歿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爲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守歿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歿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枕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乎

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讓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

其心亦特不念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
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
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為
名譽而為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
子長之失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終

程